

“烟墩桥”和别的旧物一样,早已镂刻在我心头了。那天,我其实在想象中朝“烟墩桥”奔去,我在哀伤的记忆中穿越。

## 留住时光

猎奇,追逐新鲜,哪儿热闹往哪儿凑,是掘城人一贯的德性。如果你在夜晚从街上走过,看到某处车辆成堆,壅塞了路面,你就会知道有新开的酒店迎客了。蜂拥而至的食客让一到晚上就寂寥至极的掘城生动起来。然而,用不了多久,这些食客又争先恐后赶往另一家新开的酒店,原先的那家则沦于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地步。再过些日子,这帮饕餮之客又移师到了新的地方。掘城人过日子就是这么喜新厌旧,不过倒也有张有弛,有节奏,也富于韵律。像极了不停上演的情景剧,日子就在开幕与谢幕间飞快流过。这种情景剧演得最盛的,莫过于近日“上河印巷”和“喜润城”的开业。

“上河印巷”算得上近年掘城最浩大、最隆重,也算是最有影响的工程。我不知道“上河印巷”这个名字是谁取的,也许有关部门搞过一次征名活动,历时半年或一年,也许更久,应征者趋之若鹜,拔得头筹的作者可能获得了丰厚报酬。当然,也有可能是开发商搜索枯肠想出来的。要说谁把好端端的汉语弄得佶屈聱牙、面目全非,可能非房产开发商莫属。每次经过他们为宣传楼盘打出的广告,我都闭眼装瞎,唯恐躲避不及。历史上,汉语经历过不少灾难,谁又说这些广告不是汉语的一场灾难呢?总之,对“上河印巷”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也猜不出究竟是何意。与外国字相比,汉字有它的独到之美,能够散发出芬芳的味道,可是我无论怎么闻,都嗅不出一点老掘城的味道。所以,我只能这样理解:“上河印巷”不过

是我们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的一个符号而已。一个浅薄而俗艳的符号。再具体一点,“上河印巷”是在老街的废墟上打造出的一个吃喝玩乐、购物休闲的场所,一个夜夜笙歌的繁华世界的缩影。不过,后来,偶尔,我意识里一闪:“上河印巷”莫非与“清明上河图”有关?倘若如此,张择端会作何感想?

“上河印巷”向市民开放的那晚,人民中路那一段的道路两侧塞满私家车,路上游人如织,市声喧嚣。那一晚,我开车从招商银行行至广隆商场,两三百米的距离,足足花了40分钟。平时在晚上难觅身影的交警也出动了,成了那晚万人瞩目的明星。从左侧车窗望去,只见“上河印巷”火树银花、人头攒动,差点就再现了“清明上河图”,为掘城制造出近年鲜有的璀璨的夜生活。那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晚上回家要不要绕道范堤路。范堤路是一条丁字形的路,要是走范堤路无疑会费时费油。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喜润城”解了我的围。“喜润城”是刚落成的规模庞大的商场,坐落于人民路与泰山路交接处。很多人担心,它的开张会对文峰大世界造成致命的影响。“喜润城”紧步“上河印巷”后尘,晚前者几天亮相。它火辣辣迎客的那晚,热闹非凡的场面堪与“上河印巷”营业的那晚媲美,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将“上河印巷”的热闹场景搬到了“喜润城”。原先在“上河印巷”流连忘返的游客,纷纷涌向了“喜润城”,广隆商场路段顿时畅通了。再从车窗望向“上河印巷”,虽不至于门可罗雀,却有着隔夜黄花之感。

五年前,南京文艺评论家王振羽来掘城,问我哪儿有可以看看的地方。我向他推荐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洋口港,一个是在老街。他毫不犹豫选择了老街。可

是,我对他说,老街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他脸上现出神往的表情。他对我说,罗马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主要就是古罗马废墟。王振羽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谈起古罗马来如数家珍,他说,古罗马广场是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心,其中还残留了些许的古罗马时期的重要建筑的废墟,比如,君士坦丁凯旋门、凯撒神庙、提图斯凯旋门。古罗马废墟,指古罗马政治、宗教、商业、娱乐等建筑的聚集地。听他这么说,我不禁怦然心动,老街废墟,不就是老掘城的政治、宗教、商业、娱乐等建筑的聚集地吗?接着他又说,罗马市政府刻意保留了那些残垣断壁,为全人类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那一年,我陪他在老街废墟徜徉许久,他在黑暗中轻声说,我好像听到了时断时续的呻吟声,这话一下打动了我。不知道这呻吟声是那些被埋葬在了时光里的先人发出来的,还是老街的废墟发出来的,总之,它是疼痛、哀怨、不甘、愤慨、祈求、绝望搅和在一起的声音。它来自于魂魄——老街不正是掘城的魂魄吗?如果没有了老街,掘城还有魂魄吗?如果没有了老街,掘城与全中国千万座小城有何区别?当然,没有了魂魄也挺好的,现实生活中很多没有魂魄的人不是都生活得很好吗?他们比有魂魄的人生活得更轻松、更幸福、更了无挂碍。事实上,没有了老街,掘城不照样显出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美满幸福的景象吗?

说实话,我对“上河印巷”是排斥的,但在风和日丽的某天,我还是去逛了它。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在老街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我从松鹤楼边上的一个过道进去,急切地往东走。我对周围崭新、陌生、喧闹的一切视若无睹。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老街的昔日景象。我如此迫不及待地往东走,是想尽快抵达烟墩桥菜市场。以前,掘

城人说起去烟墩桥菜市场买菜,往往把“菜市场”三个字省去。“烟墩桥”是我情感世界里一个温暖的地标。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和妻子,还有女儿,借住在新建南楼里,那是我妻子亲戚的房子。那也是我儿子远远出生的地方。新建南楼离烟墩桥很近,往北几百米,过一座水泥桥就到了。在那些弥足珍贵的日子里,我总是早晨去烟墩桥买菜,然后送回去。那时我女儿已经年过九旬了,但她对过日子还是充满了迷惑。她打起精神择和洗我买回来的菜,等待我中午回去炒熟。有一次,她坐在阳台的爬爬凳上择韭菜,我用傻瓜相机拍了下来。那时我知道,我以后再没有机会拍这样的照片了。

我一直把这张照片藏在相册的角落里,不忍翻看。有一次,一家杂志想配发我的相片,我到相册去找,一下看到了我女儿择韭菜的照片,泪水倏地涌了出来。是的,那些满载着旧时光和忧伤回忆的老照片,总是能在瞬间击倒你。那天,我是多么急于回到烟墩桥啊。我忽然意识到,我之所以来到“上河印巷”,就是为了去往烟墩桥,因为只有穿过“上河印巷”,才能到达烟墩桥。“上河印巷”是我回到过去的唯一通道。“过去”与“上河印巷”是多么水火不相容啊,但我还是从“水”与“火”之间穿了过去。

我当然知道,烟墩桥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上河印巷”开工的那天,它就被推土机抹掉了。现在,它已成了“上河印巷”的一部分。在掘城的版图上,再也没有“烟墩桥”了,正如,在掘城的版图上,再也没有“砖桥口”一样,但是,“烟墩桥”和别的旧物一样,早已镂刻在我心头了。那天,我其实在想象中朝“烟墩桥”奔去,我在哀伤的记忆中穿越。那天,我步履蹒跚,我被伤痛的回忆拌得磕磕碰碰。我知道,我永远无法到达“烟墩桥”了,但是,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无数次回到“烟墩桥”。

## 音韵如诉



黄昏,我俩一起从故宫角楼出发,步行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电影。一路经过北池子、南池子、长安街,真喜欢皇城根下这红墙灰瓦的京韵之美。

## 秋风沉醉的夜晚

□南西

星期一出去办事,回家搭乘地铁7号线转12号线。在龙华中路站中转时,邂逅到一个地铁美术馆,正在展出《奇妙意大利——走进罗西尼歌剧节》。地铁站变身为歌剧展览厅,给寂寞的地铁时光增添了一抹惊喜。

歌剧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歌剧对于西方音乐的发展和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的罗西尼,毫无疑问是意大利歌剧皇冠上的一颗闪耀夺目的明珠。

1792年,罗西尼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威尼斯海湾的港口城市佩萨罗。生前总共创作了39部歌剧,其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19世纪意大利喜剧的代表作。而根据德国席勒的同名诗剧写成的歌剧《威廉·退尔》也是浪漫派的歌剧名作,此剧的序曲是音乐会上经常被独立演出的器乐名曲。

罗西尼歌剧节成立于1980年,这是一个专门献给罗西尼的国际盛会。这位被誉为“意大利的莫扎特”的音乐大师的所有歌剧,在歌剧节期间会在他的故乡佩萨罗轮番上演。

展厅的墙壁上用文字及图片的形式,为观众普及了歌剧的艺术。歌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歌词、音乐、布景、服装、舞蹈,每一项都很重要。其中一项弱化了,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演出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比如演出场所的挑选,是在古老的歌剧院里演出,还是在街头做一场移动歌剧,都大有讲究。服装道具的工作坊里也是忙得热火朝天。歌剧的演出服饰繁复,例如羽毛裙,都需要一针一线纯手工来缝制,极费工夫。还有彩排、海报制作,一轮一轮地审核、过关,背后倾注的汗水可想而知。展厅的柱子上,包裹着罗西尼歌剧的海报,看到《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剧照,不禁想起三年那个秋风沉醉的夜晚。

那天,我去北京旅游,和好久不见的北京老同学在故宫咖啡馆约见了一面。黄昏,我俩一起从故宫角楼出发,步行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电影。一路经过北池子、南池子、长安街,真喜欢皇城根下这红墙灰瓦的京韵之美。国家大剧院声名在外,同学带我里里外外参观了一圈。蛋壳般的半球形剧院建筑,远远地“浮”在水面上,夜空中一轮圆月,清朗澄澈,“黑白的夜里,我想看月亮,我看见月亮很好”,那一刻,想起聂鲁达的这句诗。大剧院一楼,有一条长长的歌剧长廊,介绍了普契尼、威尔第、罗西尼、莫扎特、比才、圣桑、瓦格纳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看得我流连忘返。歌剧功课,山高水远,还得慢慢补。

很多人觉得歌剧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属于少数人的小众艺术,其实还是自己给自己设高了心理门槛。任何一门艺术,只要你热爱,投入充足的时间,去感受,去亲近,一定能领略到它迷人的魅力。关键前提是:多听,多看,燃起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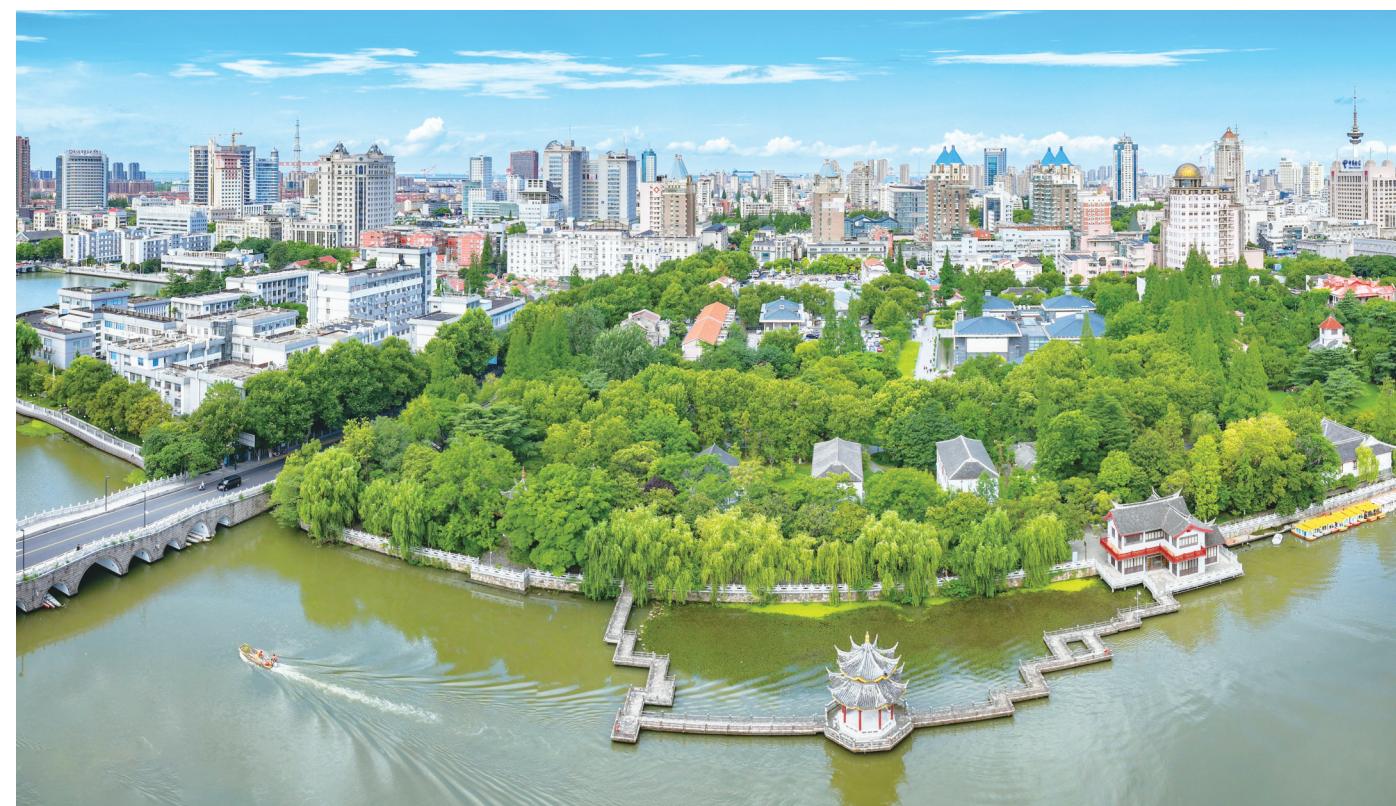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英国皇家歌剧院带来的作品。为了突破剧场的时空限制,扩大歌剧影响力,这些年国家大剧院开展了高清歌剧电影的制作。所谓歌剧电影,是以歌剧或歌剧演出为蓝本拍摄的电影,是歌剧界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因为是电影,它有着成本低的优点,但又不妨碍欣赏到歌剧级别的音乐、舞蹈、美术。自2016年始,每年深秋,国家大剧院都会举办国际歌剧电影展。我们去的那天,恰巧是第五届的开展之日,当天上映的是罗西尼的歌剧作品《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一部二幕喜剧,以法国作家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讲述的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城,时间是18世纪。伯爵阿玛维瓦爱上了姑娘罗西娜,但罗西娜被看管人巴托洛医生所控制,年龄可以当罗西娜父亲的巴托洛妄图霸下罗西娜及她的财产。束手无策的伯爵只好求助于理发师费加罗,聪明且鬼点子多的费加罗热忱支招,最终,在费加罗的帮助下,伯爵和姑娘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歌剧厅当晚上座率百分之百,我第一次在北京剧院里看电影,感觉北京人民观影素质颇佳,现场氛围很好,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手机拍照,精彩之处,才会听到致敬的掌声。观看歌剧电影时的感受,就如同坐在演唱会偏远区域,透过大屏幕观看现场表演一样。音效、舞美、演员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不影响视觉和听觉的感受,唯一的差别,就是略有距离感,没有距离演员很近的剧场亲密感和可触摸感。

回到《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喜剧,据说罗西尼仅以短短的十三天时间一气呵成。不过,它的首演却不尽如人意,属于西欧歌剧史上十分著名的失败的首演之一,仅次于斯特拉文斯基引发暴力事件的《春之祭》巴黎首演。客观来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首演失败的原因也不能归因于罗西尼。那是因为在罗西尼创作之前,《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已有帕依谢洛的一个版本。帕依谢洛是意大利的老牌作曲家,在当时颇有名望。所以,很多观众认为罗西尼重新创作帕依谢洛已经创作过的歌剧简直是胆大妄为,是种冒犯,为此他们感到非常气愤。1816年2月20日,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在罗马阿根廷剧院首次公演。首演当天,口哨声、喝倒彩声此起彼伏,观众几乎听不见演员在唱什么。但罗西尼不以为意,他对自己的歌剧还是很有信心。果然第二天情况有所好转。一周以后,该剧的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并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并称为喜剧的双绝。

散场后,我下载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曲目单。《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序曲十分精彩。伯爵在罗西尼阳台下唱响的小夜曲《微笑的天空》也很动听。罗西尼咏叹调《我听到一个声音》曲调动人,花腔华丽,把女主角纯真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歌剧咏叹调中的经典之作。而剧中最精彩的一首则是费加罗出场的咏叹调《快给大忙人让路》,欢快的节奏,诙谐的歌词,难怪大家评论罗西尼最擅长书写男声歌曲。我一边听着耳机里的歌剧,一边步行回酒店,那晚的月亮又圆又大,好难忘。



蓝天下 吴有涛摄

一切美好的有形的事物都会消逝,又终将会以另一种形态再度重逢。燕子,不是主题,似曾相识才是宇宙万物不可言说的玄机。

## 似曾相识燕归来

□江徐

### 坐看苍台

张爱玲说,她八岁第一次读《红楼梦》,只看热闹,之后每次重温,逐渐厘清人物故事的轮廓和风格。长大后,体验过人情世故,再看这本书,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

我十八岁第一次读《红楼梦》,也只是看到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光阴似水,一年又一年,就如林黛玉葬花时吟唱的那一句,怜春又至恼春去。最近,借着在读书平台领读某本关于红楼的书籍,又开始读第三遍。此次,更在意品故事人物生活细微处的意趣。

有一回,初夏时节,女孩们早早上起来,呼朋引伴着去园子里祭花神。林黛玉梳洗罢,临出门,叮嘱紫鹃几件事:“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扇;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与其说林姑娘这一善念,源于自身寄人篱下的境遇引发出对迁徙的燕子产生的怜惜,倒不如说是她纯良天性中自带的,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怜惜。

葬花,教香菱作诗、教鹦鹉念诗,为燕子留门,都是如此。旁人只看到她孤高自许,伶牙俐齿,喜欢使性子,有时说一句比刀子还尖,少有人能够感受到她那颗七窍玲珑心柔软慈悲的一面。

第一次看到这里,心中已然氤氲出淡淡的暖意,再次翻到这里,越发生出似

曾相识的亲切感。小时候闲居乡野,春日迟迟,夏夜看得见繁星点点,冬季的下雪天,请弄墨者来家里写对联。门口的井水冬暖夏凉。堂屋正中间,八仙桌靠着仙几柜,柜上端对着门的墙壁上垂满朱红对联,金色团花,一朵托着一个龙飞凤舞的墨色大字。外婆是个要干净的人,每天起床第一桩事,就是扫地,角落落落她都要细细打扫到。又斜提扫帚,一行一行刷剔砖缝里的尘屑。春夏秋冬,日复一日,日日都是如此。屋子里常常静无人语。

夏天,只要不落雨,堂屋的北门清早就打开,门东开着凤仙花,门西竖着高高的竹竿,竹竿顶端架着天线。堂屋东墙壁有一张排板搭的简易木床,用来午睡。我喜欢躺在这张床上,学大人跷起二郎腿,翻一本连环画,感觉很惬意。

那时的江徐同学会把“鹅鹅鹅”写成“我鸟我鸟我鸟”,看到暑假作业本上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头像,跑去请教小姨此人是谁。刚巧认得封面上三个字——红楼梦,勉强识得几个字,对情字更是一窍不通,便胡乱翻翻,依据画里的假山池水与人物情感幻想一二。

这样躺着,向上看——铺着芦苇棚的屋顶,屋顶中间的檩上有一只燕子巢。大燕子有门不走,偏偏喜欢从洞开的窗户里飞进飞出。当它衔着虫子飞进来,飞到窠里,窠里就会露出几张黄黄的嫩瓣吐的小嘴儿。家人从外驱赶它们,有时需要收拾飘落的轻羽,坠落屋内的燕泥或者燕屎,

也并不费事。有些人家盖了楼房,燕子照旧会来筑巢,筑在廊檐天花板与吸顶路灯之间。有时出门散步,看到那户人家搬出桌凳,在路灯与燕巢下悠悠地吃夜饭。

燕子的平均寿命有十年,一旦选定筑巢之地,一辈子都不再更换地方。以后,每一年春夏,它们都会来到老地方。除非,迁徙途中发生意外,便无缘再相见。

良禽择木而栖,聪明的燕子也会精心选择和善、安静、干净的人家,借一横梁,衔泥筑巢,在此休养生息,繁衍后代。所以,在大观园里,燕子愿意栖息于曲径通幽、苔痕浓淡的潇湘馆,而不是崇光泛彩,时常笑语欢声的怡红院,也不是长满藤萝薜荔、杜若蘅芜的蘅芜苑。也许,园内其他几处地方也有燕子筑巢,也许他们没有林黛玉想得这么周到,不像她那样心怀期待。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开花落,春去春来,一切美好的有形的事物都会消逝,又终将会以另一种形态再度重逢。燕子,不是主题,似曾相识才是宇宙万物不可言说的玄机。谁悟出这份玄机,谁便能参破婆娑世界里,万事万物的归去来兮。为此,虽一时有所怜,有所恼,最终归于上扬的人生基调,就像古诗的下联,选择阳平的字眼作为收梢。

当燕子归来,在檐下忙忙碌碌,啁啾鸣啭,林姑娘大概会忆及这两句名诗吧。当她忆起古人这两句诗时,会想起些什么?再不会想到,葬花时吟唱的那一句“人去梁空巢也倾”,竟道中了天机。